

佛说太子慕魄经 1 卷

No. 167 [No. 152(38)]

佛说太子慕魄经

后汉安息三藏安世高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难邠坻阿蓝。

时，佛语诸比丘：「我身宿命为波罗[木*奈]国王作太子，名曰慕魄；始生有异，颜貌端正，绝无双比。自识宿命，无数劫事，所更善恶，罪福受报，寿夭好丑；没此生彼，所从来生，皆悉知见。年十三岁，闭口不言。」

「王唯有此一子耳，举国人民皆重爱之，当继后嗣袭续王位；然以追识宿命，亿载存亡祸福，故质不语至十三岁，捐弃形骸，志存虚无，漂漂不说，饥寒恬淡，质朴意如枯木——虽有耳目，不存视听；智虑虽远，如无心志；不畏污辱，亦无憎爱；若盲若聋，不说西东；状如蒙聩，不与人同。」

「父王忧虑，甚用患苦，深耻邻国，恐见陵嗤。因呼国中诸婆罗门问之：『此子何故不能言语乎？』婆罗门相视言：『此子恶人也，虽面目端正殊好，内怀不亲；观相默默，欲害父母，危国灭宗，将至不久，不可畜养。既不能语，当何益王耶！今王了不复生子者，皆是恶子所防固也，是使大王不复生子耳。王宜弃捐，当生埋之。尔乃王身可全，保国安宗，然后更得生贵子耳；不者甚危！』」

「王信狂愚，谓为审然。即用愁忧，坐起不宁，伎乐不御，服美不甘。则与长者、大臣共议之云：『如之何？或有臣言，远弃深山无人之处；或有臣言，投沈深水。』有一臣言：『当如师语，但作深坑，傍入如室，给与资粮、侍以五仆，生置其中。从命所如，空刑绝之为。』」

「王即随此臣所言，即晨遣仆，故出埋之。太子心内悲感，伤其愚惑，矜愍无量。其母怜哀，心为伤绝，言：『我无相生子，薄命乃值此殃，痛断我肠。』哽噎涕泣，悲怀唧唧，感恋靡逮。事不得已，俛仰放舍，遣人载出，当埋弃之。悉取太子所有衣被、瓔珞、珠宝，皆用送之。

「复使于外，尽脱取其衣被、珠宝，持着一面，因共作坑。作坑未竟，慕魄独于车上，深自思惟，心与口语：『今王以下及人民，皆共谓我为审聋痴症不能语也；吾所以不语者，正欲舍世缘，安身避恼，济神离苦耳，今反当为诳诈所危。』既没身命，陷堕彼人，便默自取衣被、珠宝持去。作坑人辈，不觉慕魄取物去。

「时，慕魄则到水边，净自洗浴，以香涂身，悉取衣被、瓔珞着之，到坑问曰：『作坑何施？』其仆对曰：『国王有子，名曰慕魄，瘡痘聾痴，年十三岁，不能言语。王问婆罗门，婆罗门师白言：「当生埋之，尔乃安吉全国荣宗，利后子孙，以用是故。」我等作坑，欲埋慕魄。』慕魄即曰：『我则是太子慕魄也。』人即惊悚，衣毛为竖，驰走往趣，视其车上，不见慕魄；还至坑所，谛熟观察，听闻言语，绝有异声，光景如月，世所希闻；动其左右，行者为止，坐者为起，飞鸟走兽，皆来会聚，伏太子前，听太子语。

「慕魄又曰：『观我手足，察我形容，云何群迷诳诈所惑，以谬为谛，生相捐弃？』发意所陈，言成文章，左右惶敬，已咸惶露，上合下同，靡不顺从。其仪大惶，征营悚栗，两两相视，面目并青，咸曰：『太子甚神，乃如是也。』皆前作礼，叩头求哀：『愿赦我罪，共还入宫，到父王所。』慕魄曰：『今已见弃，不宜复还也。汝径自往，白王令知。』仆即奔驰，白王如是。其母哀伤，使人间状，仆曰：『太子甚神，开口一言，真惊恐人，闻者皆扰，行者满道。』王则愕然，且喜且悲，深怪所以。

「王与夫人，便共骖驾，往迎太子；国民大小，莫不驰动，观瞻满道。咸曰：『太子类如欲见神形。』王未到顷，慕魄心即自念：『当学道耳，适发此意。』天帝释即为化作园观浴池，众果树木，快乐无比。慕魄即便脱去着身好衣、珠宝，转作道人，被服俨然。

「王前欲到，逢见慕魄在树下坐。慕魄见王来到，即起迎逆，王为作礼。慕魄则曰：『大王就坐。』王闻慕魄语言音声，威神光景，震动天地，绝无双比，即大欢喜，便晓慕魄：『共还入国，居位理政，吾请避退。』

「慕魄曰：『不可，不可！我以畏厌地狱勤苦，愁毒万端。吾昔曾更作此国王，名曰须念，以正法治国，奉行诸善，二十五年鞭杖不行，刀兵不设，牢狱无系者。惠施仁爱，恩流德布，救济穷乏，无所贪惜。虽有此行，犹犯微阙，终墮地狱，六万余岁；蒸煮剥裂，痛酷难忍，求死不得，欲生不得。当尔之时，父母在处，虽有资财，亿载无数，富而且贵，快乐无极。宁能知我在彼，地狱拷治剧乎？岂复能来分取我身苦痛？不也。』

「『我所以墮罪者何？往昔作此大国王时，小国王附庸诸域，皆悉统属。王性慈仁，其德至淳，法令不严，诸小国王皆轻慢易，咸共谋议：「今此大王谨善软弱，威禁不摄，德不堪任统御大国；当共攻伐，废退之耳。」即举兵众来攻大国。时王须念，逆以珍奇财宝，皆赐遗之，复以重官厚禄抚顺慰喻，诱而安之。即皆止息，各还本国。如是未久，复来攻伐，数数非一。大国群僚，咸共瞋恚，上白大王：「诸小臣国，愚慾无义，不慮罪釁，数为慢突。造成悖逆，触犯尊上，令民驰扰，警备不息。当应诛讨，以除寇害。」王曰：「为民父母，当务仁化，恕已育物，危命济众；彼犹婴孩，愍其无识，以渐诱导，不忍加害也。」王怀弘慈，普哀物命，永无诛伐之心。群臣不忍数为属城小国所见陵易，忿不顾难，窃私举兵，讨伐诸国，即大残杀人民。』

「『大王闻之，甚用悲痛，为之雨泪，皆为诸国死亡人民持服，犹丧其子，矜愍无极。诸小国王见大国王，慈心矜念人民乃尔，即皆降伏来归附之。其来归附者，大王则为施设厨饍，大官设饍，皆须烹杀牛羊六畜，以具众味。烹宰之时，輒当先白。王心虽慈，事不获已，領头可之。缘是得罪，勤苦如是。每一念之，心甚怀寒，衣毛为竖，身体则为虚冷汗出。我所以不语者，追忆过世所更吉凶、安危、成败，恐复与会，故结舌不语至十三岁，冀以静默，免瑕脱秽，出度尘劳，永辞于俗，不与厄会。适复念欲闭口不语，而当为王所见生埋，恐王后时，复得是殃，一入地狱无有出期。我意不欲令王得罪，故复语耳。徒欲为道，守意无为，不乐为王也。人居世间，恍惚若梦，室家欢娱，须臾间耳。计命无几，忧畏延长，乐少苦多，众恼万端。是以智者，以国、财宝、恩爱为累，众欲为尘。使我为王，当复憍沃贪求快意，令民忧烦，为天下之大患也。故欲除忧，弃离尘累，反流索源，拯济未度。生世如寄，无一可怙，年衰岁移，老命促疾，不可遂蠕，去道日远。不贪富贵，不重珍宝，弃捐世荣，思想大道，高翔远逝，自济于世。』

「父王曰：『当那可尔，汝为智者，当原不及，不可便尔，故弃我去。』王心悲喜，深悔所为。

「太子复曰：『何闻父子，生而相弃？恩爱已乖，骨肉已离，为行已愆，不可听观。屈苦相迎，徒益劳烦。』父闻子语，见其志固，罔然失厝，慚愧忸怩，无辞可对。

「王曰：『如汝前世作国王时，奉行诸善，纔有小失，非所忆知，而尚受罪，勤苦乃尔。今我治国不奉正法，既无微善，反是逐非，惰贵自恣，纯行危殆，罪当何赀耶？』便放太子听行学道。太子于是弃国捐王，不慕人物，一心专精，念道修德，功勋累积，遂至成佛。佛已得道，复度十方诸天人民，不可称计，无央数劫，不以为劳，菩萨所更勤苦如是。」

佛言：「尔时，太子者，我身是也；父王者，今现我父阅头檀是；母者，摩耶是；尔时相师婆罗门者，调达是；时仆者，阿若拘邻五人是也。诸欲为道者，皆当承顺佛教，无犯经戒；为道虽苦，胜在三恶道、八难处也。违戒犯禁，后堕恶道，得脱为人，当生贫苦，或作奴婢，愿不自由；奉戒行善，三尊可得。」

佛说如是，诸比丘众、诸天人民，莫不欢喜，为佛作礼。

佛说太子慕魄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3 册 No. 0167 太子慕魄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0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维习安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 [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】](#)
